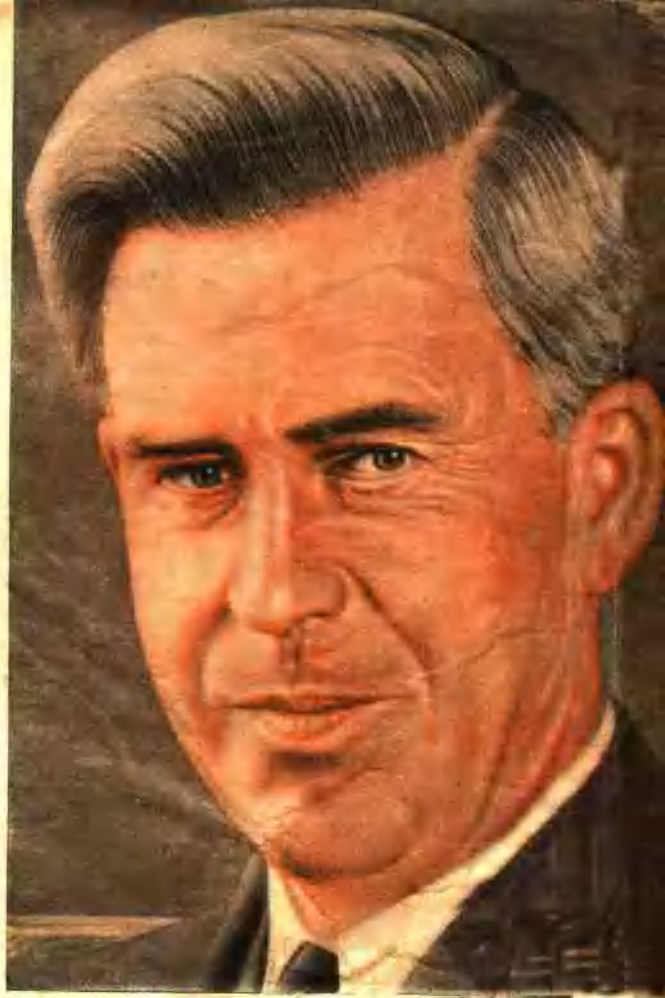


金敦作 小魚譯



士萊華人偉

前言

華萊士是當代的偉人之一，他的傳記在中國還以本書為第一本。

本書的原作者佛蘭克·金敦 (Frank Kingdom) 是華萊士密切合作的同志，美國進步的政治領袖，新成立的美國第三黨——「進步公民黨」——的主席。(小傳見一四一頁)

本書原名「一個奇人」(An Uncommon Man)，它對於華萊士的為人與思想作了週詳的分析。作者根據明確而豐富的事實解答了下列幾個問題：

華萊士進步思想的特點是什麼？根源在那裏？

他的爲人有什麼優點與缺點？

爲什麼能與羅斯福合作，能得人民愛戴？

他當農業部長有什麼政績？

他任商務部長時受到什麼折磨？

當年爲什麼與羅斯福另一閣員瓊斯大爭吵？

他的科學修養如何？

他怎樣估計美國的經濟危機？提出了什麼經濟方案？

他對蘇聯與共產主義怎樣看法？

他要求怎樣的一種世界？

那些人支持他？那些人反對他？

偉人華萊士

目次

前 言

第一章 一個奇人

生平簡述

三代華萊士

第二章 華萊士與羅斯福

一支美國隊伍

個性相反的結合

第三章 首次與瓊斯衝突

思想的對比

爲了南美工人

痛斥瓊斯

爭吵的根源

第四章

「請讓位給亨利」

白宮來鴻

舊派與新派握手

新舊派的遭遇

新思想的磨難

新舊積不相容

戰瓊斯的最後回合

第五章

國家的農人

農業部長的工作

人比豬重要

三A法案的被殺與再生

農事也是大企業

華萊士的農業計劃

第六章

不平凡的思想

我們的美國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能有些什麼？

我們怎樣獲得它？

第七章

華萊士與科學

101

第八章

華萊士與宗教

102

第九章

反種族偏見

103

導師卡佛爾

「種族」的誇口

充分就業就是公平就業

免於恐懼的自由

第十章

反經濟孤立主義

104

公平交易不是搶掠

七個步驟

山姆大叔呢，夏洛克大叔呢？

怎樣制服卡迭爾？

第十一章

充分就業的象徵

105

俾佛里琪分析英國

充分就業的用費

第十二章 華萊士與政治……………一九

反對華萊士的政權

人民的支持

第十三章 自由與安全……………二七

「請你幫我想一想」

我們怕自己嗎？

第十四章 兩個世界……………三五

人第一還是金元第一？

自由主義者與保守派

作者小傳……………四一

譯後記……………四五

第一章 一個奇人

生平簡述

亨利·華萊士是誰？自由主義者們把他當作他們的發言人與象徵，這事又怎麼發生的？

他曾經在羅斯福手下任過副總統，可是加納 (John N. Garner) 也在羅斯福手下當過副總統，他在影響上就和華萊士不能比擬，而且他的生平也不足以對我們有什麼更多的啓示。

亨利·華萊士於一八八八年生於衣阿華州的阿達爾郡。他在十七歲時已經開始作雜種玉蜀黍的試驗；二十一歲時畢業於衣阿華州立學院，接辦他祖父所創辦的家營報紙「華萊士農人」(Wallace's Farmer)；一九三三年時被羅斯福總統委任為農業部長，這職務他的父親也曾一度担任。一九四一年他主持「經濟作戰局」，並被任為「供應優先與分配委員會」的主席。一九四三年，他仍任「經濟作戰局」主官，曾對商務部長瓊斯經營「建設銀公司」的做法大施抨擊；爭吵的結果，羅斯福斥責了他並把他調離了「經戰局」。按當時情勢看來，他的政治命運似乎漸趨沒落了。以後一九四四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拒絕再度提名他為副總統候選人，但是他仍為羅斯福——杜魯門竭力競選，一九四五年一月，羅斯福就任四屆總統後不久，就保薦他為商務部長。參議院會一度延期核准案的投票，一直到三月

一日才正式通過。(譯者按：同年四月十二日羅斯福去世，杜魯門繼任總統，羅斯福內閣各部長如摩根索，伊克斯，斯退丁紐斯等次第辭職，最後僅華萊士一位老閣員留任，這期間他曾倡導六千萬個工作的運動，終因杜魯門的外交內政種種政策都令他不滿，他於一九四六年九月間公開發表演說，反對對蘇強硬，反對美國單獨保管原子祕密等方針；結果外交當局拒不接受，在美國朝野引起軒然大波，華氏便毅然引退，改任著名自由主義刊物「新共和」的主編，依然為爭取和平民主繁榮而奔走呼號不已。)

這是華萊士生平的要點，可是這裏還漏去了他最驚人的一點。自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去世以後，他在政治上擁有着較任何人為多的擁護者。同時，羅斯福既已去世，華萊士成了當代全國性局面內最引起爭論的人物。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他在公衆場合侷促害羞，服裝不講究，頭髮蓬鬆，完全不能閒聊。什麼人在人羣中初次看到他，一定以為他是漫畫家筆下美國中西部的農民，決不會相信他是個政治家。事實上他與其說是一個政治操縱者，無寧說是一個農民還像些。他露天講話每每比在禮堂裏說得漂亮。

政客們不會了解他。他並不按他們那種規律玩他們的把戲。如果他們認定他不過是一個不合時宜的簡單人物，他却以卓越的行政工作遏制了他們這種想法，由於他有這種行政成績，倒使他們自己覺得像清客一流的人物了。當他們一旦覺得有辦法對付他了，可是他却表現一種他們不能阻折的決心，使他們終於什麼辦法都落了空；而且他們對於他的究竟是堅決還是固執，也莫名其妙。他們在背後往往取笑他

的口齒不靈，可是在他們用早餐時，却往往在他們桌子上發現了他寫的一本書或一篇文章，它是那麼明確與雄辯，甚至使他們感到使用諷刺調已不如遠甚。他們決定要革去他的官職，會勾心鬥角地設計把他趕出政治舞台，可是同時發現他列身於一大羣熱心的追隨者之前，大步前進，因而使他們不敢漠視。他們最後決定稱他為一個「神祕人物」或夢想家，而同時又想起了他編過一種報紙，創辦並經營過「創始玉蜀黍公司」，出售他的雜種玉蜀黍種子，一九四四年營業總額達四百萬元；他主持的農業部行政空前完善，大戰時美國所以能有足多的存糧，以應付本國以至於盟國的需要就得歸功於他。

事實上他外表雖然簡單，的確是個非常複雜的人。

那些了解他的人也經常為他的見聞廣博感到吃驚。他對什麼都抱好奇心，每着手一件事情一定考究它的歷史與背景。當他對投擲武器感到興趣時，他就博覽他所能找到有關投擲武器的書籍，並進一步研究氣體動力學發展了一些理論，並特別製造一種投擲武器，以測驗他的推斷。

他研究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們，像對任何他關心的事情一樣周詳，而他們也都能以對他完全效忠來答復他。

他珍愛康健，再加他原是長老會基督徒，因而他成了一個戒煙者與戒酒者，而且是各種體育的實行者。他能走時決不騎馬。他不玩牌，不賭，也從不吹牛或誇誇其談。他曾探討各種宗教文學，以期為經驗的神秘找個答案，他曾背離他祖傳的長老會教籍成為聖公會以及聖公會高派教會的參與聖餐者。他精通「聖經」，演說時每每能引證聖經，羅馬教皇的通諭與其他種種宗教文獻。同時他又熟悉科學，自己

是農業方面的一個能幹的實驗科學家。

當他準備訪問南美時，他溫習西班牙文，以便直接和南美人士與公眾談話，而無須通譯。當他準備訪問中蘇時，他又研習兩國文字，以便他說話時能為兩國聽眾了解。此外有一點也是他具有代表性的行為，他帶了些種子到中國去，那正是中國土地所需要的。

把所有這些具體情形加在一起，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奇人——華萊士，他是個非常的政治人物。在我們政界裏沒有一個別人像他一樣。他打破了所有政治規律。按聲譽來說，他是每天在成長發展。

三代華萊士

他的出身正好是我們所謂典型美國人的出身。他的曾祖是一個原籍蘇格蘭——愛爾蘭的移民，他在賓夕文尼亞州一處田地上居住下來。他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為亨利。亨利以後當過一個時期牧師之後，就移住衣阿華州從事耕作，最後並購買了一張農場報紙，他主持出版時，改名為「華萊士農人」。亨利生了個兒子，依舊取名為亨利，這個亨利長大後會協助報紙的編輯，後來榮任哈定與柯立芝兩任總統的農業部長。他是本書主人公亨利·華萊士的父親。三代華萊士的事業互相交織極密，因而我們要是不探究一下華萊士一二兩代對華萊士三世的影响，實在就無從了解今天的華萊士。

老祖父華萊士是個勤懇的人，不斷從事農事科學化的實驗。他精通純種牲畜的智識。他種植避風樹林。他是衣阿華州第一個在從沒有種過三葉草的地方播種三葉草的人。他為了傳播改良農事的智識向他

報紙的讀者宣傳，樂此不疲。

他是一個羣衆活動的先鋒。他攻擊「牛肉托辣斯」，痛斥鐵路業，又當衆指罵過洛克斐勒，摩根以及華爾街的金融業，因為他們歧視中西部的農人。他抱持國際主義的觀點，曾爲了國會不通過互惠關稅的辦法打開世界市場，對它大施抨擊。

他的聲望日高，一度曾被邀充當美國參議員的候選人，可是他拒不接受；但是他是西奧陀·羅斯福的朋友，因而接任爲「鄉村生活委員會」委員，並担任全國水土保持大會主席。他也有一種深切的宗教關係，他的報紙上刊有主日學的課文，這種課文會爲一部分正常的信教家庭——爲數成千——在星期日高聲朗誦。他具有爲人尊敬特性，因而整個衣阿華州都稱他爲「亨利大叔」。

在一九一六年老華萊士去世之後，亨利二世繼任報紙的編輯，五年後，他當到了農業部長。他上華府接任時，正當大戰景氣之後農業方面開始了憂患困難，他大部分精力化在對當時的商務部長胡佛鬥爭；首先，他設法通過「麥克那里——霍琴（McNary-Hugen）計劃」，提高田地價格，其次是防止市場司與外交司這兩個機構改隸於商務部。他在任期內去世，而他傳給華萊士第三的部分遺產就是對胡佛的痛恨與對商務部的密切關懷。

亨利一世對三世也發生着一種持久的影響。亨利華萊士三世曾說過：「我以爲你可以說，我對於神學，哲學以及古典文學的興趣都得自我的祖父。」他另外說過：「祖父一向努力於使基督教義應用於變動的情勢。他主張變。他知道變是不可避免的。」他曾講起他祖父對於前一次大戰的看法，他說：「祖

父對戰後的憂懼比對戰爭尤甚。他曾經歷過一次重建，領受過這種滋味。你如果去翻查一下我們的舊報，你一定會看到早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我已經論到過以後勢將發生不可避免的危機。這些都是我祖父的教誨。以後危機終於發生了，這次大戰戰後的苦難也勢所不免。」

他們從祖到父，從父到亨利·阿伽特·華萊士，這三代一脈相傳的路綫已竭盡堅決推行的能事。他們三代信念中創造性的推動已為當代世界的社會計劃收得了效果。華萊士的信念是一個因襲的信念，即幾代的才智集成了他的才智。他像他的祖父一樣，設法把這種信念演變成當代的術語。正像一九四二年有位作家說過，亨利·華萊士是抱著一種假定的前途，即人定勝天，「天國」是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他那種被稱為新流行的思想聽來是奇怪的。可是他的祖父一定能立刻完全了解。他所鼓吹的一種思想深植於美國傳統，而他的那種感念也正是美國歷史與土地所產生的影響的成果。

這是他所以獲得廣泛支持的因素之一。他缺少威爾遜所運用的那種口才與修辭本領，但是他的發言出於類似的背景，使用相同的語彙，使用着為相同的理想主義所孕育的相同的實際才智。說起來真奇怪，他已是當今政界用這種習語來闡述意見的碩果僅存的一人。羅斯福總統沒有這種韻律與和音；華萊士的談吐是實際的，已脫出了古老文學的窠臼。他的格調是一種優秀記者的格調，簡單明白，沒有邱吉爾那種演說的光彩，或威爾遜那種古典聖經上的和音。我們對於政治人物具有傳教士的氣氛已經習慣，林肯的發言幾乎完全像欽定聖經的那種韻律；西奧陀·羅斯福與布拉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他們的演辭中都有說教者那種滔滔辯才，威爾遜是有意地模倣那些失賢。華萊士發言在言詞之間具有相同

的傳統。我們果真了解他的認識，那末他不說話也已經一半信服了。我並不打算強調這一點，但是我想，我們可以把它的一部份呼聲認為是他家庭之聲的重振，因為這種聲音在我們的家史上也往往有它的一部份。

這裏更深一層的真理是：他所說的不僅是演詞的一部份，而且根本是他爲人的一部份。他的剛直係建立於他所創導的那種道德原則，而他的剛直也正是他具有說服力的確實來源。他這人能照顧到人民，而人民敬愛着他。

曲解的人決不能了解這一點。有些還頗以這一點爲憾，但是這該是經驗中的一項事實。有一位年青朋友告訴我說：「我的妻子曾在經濟作戰局他的辦公處內工作，她甚至對於他走過的地方都崇拜起來了。」在前次總統大選時，華萊士曾在麥迪遜廣場的會議中演說，去聽過的人回來時連眼睛裏都放出光彩來。這種情形我生平也只見過一兩次。

我還可以舉許多例，而且當事人也不僅是年青人。我知道全世界即使與他那種幾乎是清教徒一般生活方式相距甚遠的人，在談起他時也頗具莊重的口氣。

華萊士在那種容易出風頭的淺薄的人們中間所以顯得特出是有原因的，當代凡要求勇敢精神的人也都和這一點正相呼應。我們每感政治人物缺少誠實。我們不注意他的缺少講台技術，而相反以他的政治上的忠厚爲傲，因爲我們在這種情形裏發現一點，就是他忠厚就不會油滑。我們相信這種誠實是美國的，我們同時在他身上發現了我們可引以爲榮的一種美國主義的體現。我們樂於有他充作證明。

亨利·華萊士是個複雜的人，但是他在人格上具有一種特性，能贏得了解他的人們的信心，並能獲得平民們出於明智的稱譽。

第二章 華萊士與羅斯福

一支美國隊伍

一九二三年春，摩根韜來到衣阿華州得梅因市華萊士的辦公室。摩氏這次係周遊全國，拜訪各處要人，以便聯合支持紐約州州長羅斯福充當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的想法是實際的，他的理論是：「這位羅斯福是個政治上的幸運兒。他的發展無可限量，他具有的遠景正合乎你那種進步的見解。爲什麼不加入這個定有成效的運動呢？」摩根韜在華萊士處一直就到吃過晚飯。然後由華萊士駕車導遊得梅因全市，陪他參觀一番。這位來客在當晚搭夜車離開。

摩根韜的所以知道華萊士是因為他自己也有興趣於農業。他曾一度擺脫紐約市的業務，在紐約的北部，致力於飼養種牛，並編輯一種農業報紙。他有一個朋友也參與羅斯福的競選，此人名叫杜格威爾（Bexford Tugwell），曾經與華萊士相識，並一同商量過農業問題與立法。也就是他們兩人希望把華萊士拉進羅斯福的陣營；摩根韜的訪問得梅因正是這種活動的開始。

一九三二年七月，華萊士收到康納爾大學的一份請帖，請於暑期班中作一次關於農業問題的演講，並附送車馬費一百五十元。他回信說因正忙於雜種玉蜀黍的工作，無暇遠行。可是幾星期後，摩根韜打

電話給他說，羅斯福希望在八月間某一天請他過訪海德公園一次。這時候華萊士並沒有多少可供特別旅行的儲款，因此他又告訴康納爾大學，如果他們能在八月間排個日期，他可以出席演講。以後康大接受他的建議，並以一百五十元支付他東行的旅費。康大將來的歷史家也許會在它的編年史上註一句話說，該校支付了羅斯福與華萊士第一次會晤的用費。

華萊士在康大演說之後，當夜就在奧爾巴奈度過。第二天他特別早起，在摩根韜約定用車子接他去海德公園的時間以前，參觀了一下州議會。他在那裏與州博物館的一個公務員隨便攀談。這是他打聽羅斯福手下工作人員對羅氏印象的方法。這人的報告並無過譽之處，但是華萊士對於下列這件事實感觸頗深，即一個州公務員對於批判州長毫無忌諱，一無對密探與報復的恐懼。更有趣的一點是這位紐約州公務員所作對於羅斯福對待下屬的方法的批評和他以後羅氏任總統時人們的觀感相同，而且有些態度在對華萊士時也一樣使用。

華萊士回旅舍後，就遇到了摩根韜，於是他們驅車逕往海德公園。其時羅斯福正忙於準備他來秋的競選，而他的心思也不停在各個問題上打轉，因此他們倆的談話涉及了許多問題。關於農業方面羅斯福剛讀過堪薩斯州州長伍特林的報告，計劃在大片土地上植以樹木，他確信計劃有實現可能。華萊士因為剛作過關於雜種玉蜀黍的演說，又熱衷於土壤保持這一項工作，因此他大談土壤與穀物。這次是他們倆第一次交換意見。

以後總統競選展開時，華萊士作了幾次擁護羅斯福的演說，其情形一如前幾年他擁護奧爾·史密斯